

文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第九冊

# 史記論文卷之六十六

##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世系俱於員身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先立一句，直至伐郢，鞭尸，俱本於此。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先提伍奢無忌平序，後序無忌事，夫奢之有無忌，猶員之有語也。隱隱先為弔動，可為一歎。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頓住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又頓住，先提一句。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疎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建後乃序讒太子事。一段以為讒太子事。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間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之所由入也。」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接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凡作兩段，一段說外事，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始接入。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只約略寫，然已明透。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亦只約略寫，於是

宋河南

內邱縣

華亥華

華向

華莊

二十二年

平王怒囚伍奢按住伍奢下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

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又按住太子事下序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

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兩且為作跌法王使使謂伍奢

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只兩句一正一反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

詢能成大事八字可抵子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

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亦只兩句一正一反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

一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

而令讐不得報耳四層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五層俱滅無為也忙中急語故用短

筆法詳盡是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一層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二層後不能雪恥

終為天下笑耳三層員所言者勢尚所言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謂

力度德計定而再行決不孟浪也此乃上下兩半篇關鎖處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

貫弓執矢嚮使者以見伍員不致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間接太往

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先決不來此決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

尚也結完奢伍胥既至宋間接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



昭陵在  
安徽  
含山  
縣之  
北  
鄭在陝  
西華  
陰縣  
從河南  
成阜  
起皆  
地

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帶序完太建有子名勝。白公勝附傳，即於此間中插入無痕。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幾不得脫，危甚矣。又找追者在後。至江。後有追者，前有急。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寫漁父事，不如吳越春秋佳。然一篇大傳，漁父只一點，故只可如此寫也。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乞食事，開故。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亦只略寫。頃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至於字好，蓋小隙沉舟，正不必如此也。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亦只約略。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夾序，楚事。吳王僚

伍子胥於陽

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

專諸。專諸。間接。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

與謀國事。序吳事。歸。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

大夫。又乘便。與員俱來。為之一嘆。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間。道絕不得歸。後

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後有伐楚一段。後有伐楚。

偏先作此。一颺。事勢如此。文勢如此。以上序吳事。楚事。鄭事。晉事。建事。員事。嚭事。紛紜之極。幾非一手可支。乃逐層逐遞。一起一伏。或簡或繁。安章頓句。期於妥當而已。此

勝者也。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此作一引。九年。吳王闔廬謂子

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武事。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

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

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以前寫子胥借力雪恥。楚國苦兵。勦王伐楚。則破楚事當

極為子胥鋪序。乃只用夫概出師。吳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郢公弟懷曰。平

吳乘勝。一字不及子胥。實處虛寫。

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語簡意盡。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語簡意盡。事只可如此。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又插。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又插。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又插。

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語簡意盡。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語簡意盡。事只可如此。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又插。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又插。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又插。

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申包胥事。不序在前。乃於此另起一頭。劈空插入。法之妙。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先私議一段。應胥員爲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遙接。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吳王歸。作兩層寫。擊夫概而歸。吳兵未盡。歸也。至敗而歸。吳王乃與盡而反矣。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伐楚又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又照顧。

筆。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伐楚後。總一段。爲子胥出色。破楚實。威齊晉。盧服越。晉以陪之。令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然此則以子貢之說故也。後五年。伐越。事起。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伯嚭於此接。入。是夫。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遣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諫詞只具大畧。吳王不聽。吳王不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前後信用。計中。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遣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託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



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吳王

三。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應前三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

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

爲人剛暴。少恩猜賊。與前剛戾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先逗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

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一句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

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二層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

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三層起禍五字。寫得玲瓏。飛舞

齊照。且詬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四層夫爲人臣。內不得意。三

外倚諸侯。下一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挽上願王早圖之。吳王

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寫吳王先疑。妙。蓋自古邪臣害正。未有不從其君之疑忌而入者。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

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詬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

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

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一段公子爭立。夫差得立。分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數語一乃自



刎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爲其樹梓抉眼故也。吳人憐之。爲立祠。

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只就山上開着一筆。以見吳人之憐。以明伍員之冤。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

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

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

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

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誅子胥後。復叙三節。以完宰嚭之案。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

建之子勝者。遙接勝事。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

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鄢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

誅子胥。照映本傳。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

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

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句法峭而俊。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

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此段刪左傳而更雋永有別味。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

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刳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

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完白公事。而幽

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享。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享石乞。又附石乞一段作餘波。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嘆語起。向令伍子

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折一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

志，豈嘗須臾忘郢耶？二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

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全以感慨語折宕而出。

子胥事於左傳。國策國語乃越絕書吳越春秋中看熟覺姿致少減然一篇大傳兼總條貫不得不刪繁就雅故以體裁勝不以韻致勝讀此傳過再看吹簫吳市投金瀨女諸事便近小說矣。不可不知也。此篇只以緊湊貫穿見妙。故子胥諫詞亦只約畧寫。莊子云：指馬之一體而名之，馬不見也。立一馬而馬之百體具矣。極似此文。○篇中凡插吳楚齊魯晉鄭等事及太子建白公勝伯嚭申包胥夫概而頭緒不亂。腴理不疏。序事之文不可不熟此等體格。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 史記論文卷之六十七

## 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此一篇大文字。只二語作總領。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儼參也。魯柴也。愚由也。騞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排比論語。恰如一章。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錕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平空先添出許多人。以為映襯。○以老子伯玉等。然皆在淵騫之列也。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再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再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再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豶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只如此好。序得文雅之極。長劍石盤可笑。後人之孟浪。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

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淨子路

傳中只好如此寫。不然則強賓壓主矣。

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

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繫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則安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



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子我非宰我。前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旣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詔。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止之。弗許。用字輕重恰好。止之。其勇過也。弗許。其才之不及也。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

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

伐也。一。反。一。覆。故。作。奇。論。○。難。伐。易。伐。○。魯。以。裝。頭。吳。以。住。脚。文。法。變。換。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

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只。二。語。今。破。的。

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

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

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

危矣。難。矣。危。矣。先。作。兩。對。後。乃。一。滾。直。下。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

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

而移。子。書。佳。語。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

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

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

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

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

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因魯及齊。因齊及吳。因吳及越耳。乃輕輕脫出。

一晉字。已伏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

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逐段脫卸而入。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

至舍。而問曰。此蠻彝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

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吾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

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子書佳語。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囚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

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

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

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

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

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三矣字。作三頓。一節緊一節。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

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散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